# 核素脑血流显像在脑死亡诊断中的应用

上海建工医院 沈钰如 蜍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马寄晓 审

提 要:介绍核素脑血流显像的操作方法,并讨论拟诊为脑死亡病人的各种显像 结果 及其临床意义。

脑死亡是指脑的全部功能不可逆终止。 脑死亡出现后,即使继续使用现代化治疗措施,患者必将于数天或数周内死亡。及时正确地确定脑死亡,对合理制订治疗方案和提供移植器官有重要意义[1.2]。

#### 一、脑死亡

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最先提出脑死亡 的诊断指标,包括深昏迷、脑反射消失,无 自主呼吸、以及平波脑电图等四项,并要求 观察24小时[8]。然而临床判断上 述指标有 时较难,尤其是在新生儿,低温状态,药物 中毒和代谢异常 病 人,常 有不典 型 表 现 [4~6]。

脑死亡和提供移植器官不仅是个医学问题,而且还与法律、道德、宗教等有关。二十年来世界各国提出的脑死亡诊断指标已有30余方案,基本要点与哈佛的方案相似。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1976年美国研究协作组提出的,要求只观察6小时,并以脑动脉血流(CABF)停止作为脑死亡的诊断标准,这样可以较早确诊脑死亡[7]。CABF停止后不久,脑的全部功能也必然不可逆地终止。

### 二、脑动脉血流的检查

脑死亡时脑组织呈弥漫性软化和坏死,符合呼吸器脑(respirator brain)的病理表现。CABF停止是脑水肿和颅内压增高超过动脉收缩压的结果,而没有血 管 腔内 阻塞。

1969年Goodman和Mishkin等首 先采用核素CABF显像判断脑死 亡。他们在500例核素脑显像观察到,只有 3 例脑死亡病人无脑动脉或静脉显像。以后又观察了 25000例,在其他病人均无上述改变,低温和药物引起的深昏迷病人的核素显像可以看到CA-BF(8)。Schwartz 等给 15 例脑 死亡 病人(包括 6 例儿童)同时作X线脑动脉造影和核素脑血流显像,结果完全相符(8)。

# 三、核寮脑血流显像方法

70年代曾有人采用脑部时间-放射性 活度曲线和注射药物后立即静态脑显像来判断 CABF。现在普遍采用核素CABF 动态 显像,其操作方法如下:

患者仰卧于γ照相机下,在患者 前额眶上部用宽止血带结礼,以尽可能减少颈外动脉血流的干扰。也有人建议用血压计气囊,并注气加压到收缩压以上[10]。常用 的显像药物是θθmTc标记的过锝酸钠、DTPA、 葡庚糖酸盐等。 近来还有用θθmTc-IDM 和θθmTc-HM-PAO(六甲基丙二肟胺),可作单光子断层显像[11]。θθmTc剂量为740~920M-Bq。药物经静脉作弹丸注射后,随即用10~20ml生理盐水推注,并立即开始γ照相机摄像。先是每1.5~2 秒摄一帧动态显像,共30秒。以后摄一帧计数30~40万。取下止血带后,取同样计数再摄一帧。总共操作约需15分钟。

注射核素显像剂应选未曾滴注重要药物

的血管。上肢轻度外展,以免锁骨下**静脉受** 压。

#### 四、脑血流显像表现及临床意义

正常人的CABF是每100克 脑 组织50~60ml/min。核素显像时,脑血流中的<sup>99m</sup>Tc 发射的光子只有30%进入闪烁晶体和计数装置。核素显像示无CABF时,至少已比正常血流量减少93%<sup>[12]</sup>。

脑死亡时核素显像的 特征 是CABF 停止,大脑前动脉和中动脉供血区无放射性通过或摄取,而基底动脉流经部位因靠近颈部而难以看清。尽管用了头颅止血带,有时颅顶部仍可有少量放射性,这是核素从颈外动脉分支分布到头颅的表现。下表列出Brill等报告的116例次拟诊为脑死亡者的核素CA-BF显像结果[13]。

表 拟诊为脑死亡病人的核素脑血流显像结果

图像类型	例次
脑动脉和静脉均无血流	60
无动脉血流而矢状静脉窦显像	18
脑动脉血流正常	23
奢侈灌注	2 <b>4</b>
脑灌注血量减少	` <b>5</b>
一侧无血流灌注	4
核素返流入颈静脉	1
合计	115

核素显像示脑动脉和静脉血流均停止的 病人,无一例能存活,符合脑死亡。然而, 脑死亡是临床诊断,不是单根据核素显像能 作出的。如果患者有脑幕疝压迫大脑动脉使 血流停止时,脑干尚可存活;但这些患者不 会具有脑死亡的全部临床诊断指标。

脑动脉无血流时,矢状静脉窦(SVS)可能模糊显像。这种图像可占26~50%[12.13]。以前曾有人认为SVS显像是颅内有血流的表现。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显像表现也符合脑死亡。Lee等观察了53例,将核素显像结果和病理改变作了对比后提出,只

要无CABF显像,SVS显像无重要意义,与脑死亡并不矛盾<sup>[14]</sup>。这种病人的SVS显像是核素从颈外动脉血经颅骨导静脉进入颅内静脉系统的。此外,SVS部位有放射性并不一定表示核素位于静脉窦内,可以是位于由颈外动脉供血的脑镰和小脑幕内。在这种核素脑血流显像图上,73%可见有"热鼻症"(hot nose sign),即鼻部有放射性浓集。这是颈外动脉经面动脉与眼动脉的侧枝循环增多的表现,虽是非特异性改变,但支持脑死亡诊断。

拟诊为脑死亡病人的核素脑血流显像也可有局部灌注血量增多,称为奢侈灌注(lu-xury perfusion)。脑梗塞或挫伤后,先有血管阻塞和脑缺血表现,以后又短暂出现血流量增多,呈局部反应性充血。患者的核素脑血流显像可呈奢侈灌注、正常血流、一侧灌注和灌注量减少等表现。这些都表示仍有CABF存在,应继续积极治疗。如果病人已有临床脑死亡表现,当然也可能随后死亡,应隔1~2天复查。

核素返流入颈静脉在常规脑显像时偶可看到,属正常变异,无诊断意义,也可能因上腔静脉阻塞或纵隔肿块引起。

儿童脑死亡的诊断比成人的更多争议。 Schwartz等观察 9 例13个月以上 的脑 死亡 儿童, X线造影和核素显像结 果 相符<sup>[12]</sup>。 但Coulter曾观察到一例新生儿, 核 素显像 示CABF停止, 而X线造影示CABF 存在, 以后患儿存活, 留有严重残疾<sup>[5]</sup>。

目前大多数作者都认为核素脑血流显像 是安全、可靠、价廉、易行的判断脑死亡的 重要辅助方法[15.16]。但也有个别欧洲学者 的观点不同,如Kennett提出[17],核 素显 像只是确定大脑皮质血流停止,用临床检查 也能确定这一点,所以是不必要的。尽管还 有少数不同意见,核素脑血流显像的应用正 在迅速增多[18],必将对临床和 器官 移植作 出重要贡献。 (下转第134页) 发生了变化。所以还有人 认 为 <sup>89m</sup>Tc-HM-PAO在监测放疗效果方面可能有益。

\*\*\*\*Tc-HM-PAO在临床上应用 的时间不长,但由于它的很多优点,使它可能很快成为神经核医学的常规检查方法之一。

# 参考文献

- Kull DE, et al. J Nucl Med 1982, 23:
   196
- 2. Kung HF, et al. J Nucl Med 1983, 24:
- Volkert WA, et al. Eur J Nucl Med 1984,
   9: 511
- 4. Vyth A, et al. Pharm Weekblad Scientific Edn 1983, 5:213
- Ell PJ, et al. Nucl Med Commun 1985,
   437
- Demonceau G, et al. J Nucl Med 1988:
   29:747
- 7. 常逢春等: 中华核医学杂志 1988,8:1
- Neirinckx RD, et al: J Nucl Med 1987,
   28: 191
- 9. Costa DC, et al: Nucl Med Commun 1987, 8:573
- 10. Ell PJ, J Nucl Med 1985, 26:828
- Gianluigi Spreafico, et al. Eur J Nucl Med 1987, 12:557

- Costa DC, et al: Nucl Med Commun 1986,
   647
- Edwards, et al. Nucl Med Commun 1986,
   283
- 14. Ell PJ: Lancet 1985, 2:50
- i5. Ell PJ, et al. Semin Nucl Med 1987, 17: 214
- 16. Yeh SH: J Nucl Med 1986, 27:888
- Smith FW, et al, Nucl Med Commun 1987,
   8:241
- 18. Kull DE, et al; Ann Neurol 1980, 8: 348
- Magistretti PL, et al. Ann Radiol 1983,
   26:68
- 20. Biersack HJ, et al. Lancet 1985, 2: 1436
- Biersack HJ, et al, Nucl Med Commun
   1987, 8:513
- 22. Suess E, et al: Nucl Med Commun 1987, 8:240
- 23. Smith FW, et al: Nucl Med Commun 1987, 8:525
- Lindegaard MW, et al, Eur J Nucl Med
   1986, 12:417
- Keeliny F,et al: Nucl Med Commun 1986,
   274

#### (上接第136页)

# 多考文献

- 1. 毛传琰, 曹元祥, 中华医学杂志1984, 64 : 46
- 2. Black PM, New Engl J Med 1979, 279: 338, 393
- 8. Report of ad hoc committee, JAMA 1968, 205:337
- 4. Joynt RJ: JAMA 1984, 254:680
- Coulter DC: New Engl J Med 1987, 316
   840
- 6. Freeman JM, Ferry PC: Pediatrics 1988, 81:301
- 7. A collaborative study: JAMA 1976,237:
- 8. Goodman JM, Heck LL: JAMA 1977,238 : 966

- 9. Schwartz JA, et al. JAMA 1983, 249: 246
- 10. Tsai SH, et al. JAMA 1982, 248:591
- 11. Roine R, et al. Lancet 1986, 2:1223
- 12. Schwartz JA, et al. Pediatrics 1984, 73
- 13. Brill DR, et al. Clin Nucl Med 1985,10
  : 346

4

- 14. Lee VW, et al. J Nucl Med 1987, 28:
- 15. Roine R, et al. Lancet 1987, 1:46
- 16. Siberstein EB: Semin Nucl Med 1983, 13 : 153
- 17. KennettJ, Lancet 1986, 2:1338
- 18. Patel YP et al. Clin Nucl Med 1988; 13 : 438